

英萨利同太外长乌巴蒂会谈

英萨利在宴会上表示支持东盟中立区主张

【合众国际社曼谷七月十四日电】柬埔寨外长英萨利今天开始同泰国领导人就互派使节的建议和结束高棉人进行的流血袭击的措施进行会谈。英萨利在直升飞机和军队的护卫下抵达这里，进行四天的正式访问。

乌巴蒂对记者说：“我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国家正在刚刚打过一场战争之后恢复元气，他们没有丝毫理由侵犯泰国。”

乌巴蒂说，在泰国外交部举行的两小时会谈中，他建议根据一九七五年联合公报的原则互派大使，根据这一联合公报，这两个东南亚邻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乌巴蒂援引英萨利的话说，柬埔寨没有合格的人选，也没有在曼谷保持一个使馆所需要的钱和其他东西。

当乌巴蒂表示泰国愿意为建立柬埔寨使馆提供援助后，英萨利同意考虑这一建议。

乌巴蒂说，英萨利答应在他参加本月晚些时候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之后给予答复。

【法新社曼谷七月十四日电】英萨利今天表示支持东盟和东盟提出的把东南亚建成一个和平与中立区的主张。

英萨利在今天抵达曼谷时官方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时说，他认为，他这次访问将增进这两个邻国的互相了解，从而使双方今后能够和平共处下去。

英萨利接着谈到柬埔寨恪守一九五五年万隆最高级会议的原则和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发表的泰柬联合公报。他又说，这些正是柬埔寨目前正在努力维护的原则。

这位柬埔寨领导人还着重谈到柬埔寨恪守不结盟政策，并且指出，“因此，柬埔寨人必须为维护这个国家的荣誉和独立进行坚决的斗争”。

【法新社曼谷七月十四日电】泰国外交部长乌巴蒂今晚在为来访的柬埔寨外长英萨利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泰柬联合公报规定了两国间不管政治分歧如何而实行和平共处的准则。

乌巴蒂博士接着说，泰国政府和人民认为，英萨利先生的这次来访对于履行公报中规定的和平共处是一个积极的步骤。

乌巴蒂博士说，泰柬两国间的友好和平关系不但对两国的安全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东南亚的安全也是重要的”。

【路透社泰国亚兰七月十四日电】今天，英萨利步行经过一条干涸的河流上的木桥，进入泰国进行正式访问，笑容代替了边界紧张局势。

英萨利和他的六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从柬埔寨的波贝满面笑容地步行经过空卢桥到达泰国这个边境县。这个县离曼谷二百七十公里。

这里的官员希望，英萨利为期四天的访问，将有助于缓和边界一带的紧张局势。

【美联社曼谷七月十四日电】泰国官员希望这次会谈将结束流血的边界冲突，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泰国官员希望讨论边界冲突、边界划分、释放被柬埔寨拘留的拖网渔船和渔民、互派大使、重建贸易关系。

萨达特同魏茨曼在奥地利会谈中东问题

双方一致同意在亚历山大港再次会晤

【合众国际社奥地利富施尔七月十三日电】萨达特总统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今天就中东和平的可能性讨论了三个半小时，并一致同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再次会晤，日期以后确定。

埃及人在会谈后不久发表了一项简短的、态度不明朗的公报。公报说：

“萨达特总统和魏茨曼将军会谈了三个半小时，充分讨论了中东局势。魏茨曼将军把

我们会谈的问题和详细情况带给贝京总理和以色列政府。

“魏茨曼将军将去亚历山大与萨达特总统举行另一次会谈。”

【路透社奥地利富施尔七月十三日电】魏茨曼今天同萨达特总统讨论了中东和平的前景，他说，这种讨论是非常有用的。

魏茨曼对记者说：“我们讨论了各种问题，还讨论了实现中东和平的途径。”

魏茨曼说，会谈是

卡特同西德《明镜》记者谈美中苏关系

【国际交流署华盛顿七月十四日电】白宫新闻处七月十四日发表了卡特总统（十三日）与西德《明镜》周刊记者海因茨·洛费尔特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关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长期冲突问题，你认为美国利用“中国这张牌”来对苏联施加某种压力的做法是否明智？

总统：“中国这张牌”不是我的政府使用的一个词。美国谋求它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关系都能改善。

关于中国，这意味

着在上海公报范围内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努力。

问：你不担心美中加强关系可能导致苏联采取更强硬态度？

总统：就象美国多次表明的那样，在我们对中国的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决无任何要包括苏联在内的第三方国家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的意图。

我们认为美中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就其本身价值来说是值得我们谋求的，一个强大而安全的中国对我们有利。

越南付外长潘贤在堪培拉说

越准备随时随地同美国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

【法新社堪培拉七月十四日电】越南副外长潘贤今天说，越南准备在“任何地点、任何时候”同美国继续讨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

潘贤在同澳大利亚政府部长和官员会谈两天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越南“很高兴”美国对他本周在东京发表的谈话作出了良好的反应。

潘贤在东京说，即使华盛顿不作出提供财政援助的保证，越南也准备同美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这个说法

是越南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

潘贤说：“我们很高兴美国人对此作出了反应。我们准备在任何地方、任何地点和任何时候同美国人会谈。”

他还说：“具体的迫议是有的，但是并非因为我们同中国之间的问题我们才提出这件事的。”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四日电】题：阮维谈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

“非常有用。我对会谈非常高兴。事实上，我们都有同感”。

后来，他单独会见了埃及国防部长贾马斯，这是他们八个月来的第六次会晤。贾马斯将军今天在萨达特结束对奥地利的七天访问以后也飞来这里。

【合众国际社伊斯兰堡七月十四日电】美国副国务卿戴维·纽瑟姆今天说，南亚的稳定与进步对全世界的和平是重要的。

纽瑟姆是在访问了伊朗、印度和阿富汗后抵达巴基斯坦首都对巴基斯坦作正式访问的。他将于七月十七日离开这里前往沙特阿拉伯访问，完成其十二天的中东和南亚地区之行。

纽瑟姆在抵达时的讲话中说：“卡特总统和万斯国务卿说过许多次，南亚的稳定和进步对全世界的和平是重要的。”

这位美国官员说：“三十年来，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和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国家的完整一直是我们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原则。”

关于他在其他国家的访问，他说，他会见了这个地区的领导人，“我们讨论了范围广泛的双边问题、地区问题和世界性问题”。

【德新社伊斯兰堡七月十四日电】美国副国务卿纽瑟姆今天抵达这里，同巴基斯坦政府“广泛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性问题”。

此间观察家认为美国官员的这次访问，同今年四月阿富汗亲莫斯科政变在这个地区和西方引起的不安有关。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七月十三日电】政府人士说，这次会晤是在魏茨曼与贾马斯之间最近来往的电报中提出的，并得到了贝京总理的赞同。

他们没有说萨达特与魏茨曼要讨论什么问题，但是看来他们很可能要讨论以色列外长达扬和埃及外长卡迈勒以及美国国务卿万斯七月十八日在伦敦举行的会谈。

美国副国务卿 纽瑟姆抵巴基斯坦访问

德新社说这次访问同阿富汗亲苏政变在这个地区和西方引起的不安有关

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居住在越南的华人问题发生了争论。中国方面炮制这个问题，是为了在中国人民中煽动反越南，给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制造困难，破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遵循它的一贯政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迫议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一争端。我们相信，正义必胜，而一切阴谋诡计都必将遭到失败，两国人民之间的珍贵友谊将得到维护。”

阮维谈在苏《共产党人》发表文章反华

《莫斯科的新帝国》

哈希评越南
参加经互会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十三日刊登约瑟夫·哈希写的一篇评论，题为《莫斯科的新帝国》，摘要如下：

从最近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被称为经互会的共产党经济共同体会议（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中出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该说苏联有个海外帝国的时候了？

会上，越南被接纳为正式成员。它是被纳入该组织中的第三个非欧洲国家。最初，经互会是由苏联本身加上其东欧共产党“被保护国”组合而成的。

经互会第一次接纳东欧以外的国家是在一九六二年，这次与后来接纳古巴和越南的性质是不同的。蒙古，跟东欧从属国一样，从地理上看与苏联相邻。它与欧洲从属国一样，受红军力量的统治。苏联有三师军队以蒙古为基地。

最有趣的事情是接纳蒙古入会的日期，即一九六二年。显然，莫斯科所以在那时控制住蒙古是由于它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恶化。到一九六二年，蒙古与自一九四五年被红军蹂躏过的，现在已被控制的东

欧国家一样，已成为莫斯科的奴隶或财产。

一九七二年，古巴是苏联新经济帝国的第一名海外成员，也是第一个自愿加入的，因为它是第一个不受红军保护的国家。古巴所以参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小国的本性，在大国台阶下生活的小国，总是要争取同大国的远方劲敌交朋友。但是，当时更逼人的一件事是，华盛顿从经济上对古巴没收美国财产的做法进行了报复。

至一九六二年，美国已经断绝了对古巴的一切经济援助并全面禁止美国对古巴的出口。卡斯特罗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另找经济援助的门路。显然，他转向了莫斯科——并且最终应邀加入了经互会。

单有古巴并不能使莫斯科有一个海外帝国，古巴在经互会中的成员资格也未必是永久的。象蒙古一样，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苏联的武装力量统治着整个欧亚大陆中部，就是苏联的俘虏，这是逃不了的。而古巴则明天就可以摆脱苏联，如果它愿意恢复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的话。

越南当前所处的经

济困境同古巴在一九六二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味加紧同它自己的强大邻国中国的摩擦。它对待越南华人这样坏并对中国干了这样多不友好的事情，致使中国以停止一切援助和贸易的办法进行报复（这同美国一九六二年对古巴采取的行动是一样的）。

从理论上讲，越南本来可能转向美国，以谋求它需要从外国得到的经济援助。在实际，无论是对华盛顿还是对河内来说，这都不容易。河内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在越南干了坏事，越南必须得到“赔偿”。华盛顿什么时候也不太可能认为应承担

索马里总统抵法同德斯坦会谈非洲问题

【法新社巴黎七月十一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七月十一日抵达巴黎，德斯坦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午宴招待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会谈之后，索马里总统说，他们就有关法国同他的国家关系、非洲和国际问题进行了“重要的和有益的”讨论。

【法新社七月十二日电】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法国总统德斯坦七月十二日在巴黎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昨天，即在法国进行两天正式访问的第一

任何这样的义务。

因此，同古巴一样，它转向了它的强大邻国的敌手，这就是苏联。

但是，如果这使莫斯科有了一个海外帝国的话，那么这个帝国也是一个摇摇欲坠、站不住脚的帝国，这一点并不奇怪。越南可以随意摆脱出来，古巴也是这样。越南将是一个经济上的负担，古巴也是。把越南当作受保护国将会使莫斯科同中国的关系恶化，就象把古巴当作受保护国使莫斯科同华盛顿的关系紧张一样，而且这将使北京和华盛顿多一个共同利益。

换句话说，莫斯科很可能要为了拥有一个由古巴和越南组成的海外帝国这样的奢侈品而付出高昂代价。

天，索马里国家元首会见了法国国家元首。今天他在同德斯坦进行会谈后走出爱丽舍宫时说：会谈是“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是“十分重要和富有成效的”。

在被问及德斯坦总统关于召开非洲之角国家会议的建议时，巴雷总统回答说：“任何将为带来和平而采取的行动都将受到索马里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谈到法索合作的问题时，他表示“相信这种合作关系会得到发展，并且这种发展将是富有成效的”。

英刊文章《俄国在文化方面的压制》

【本刊讯】英国《外事报道》周刊七月五日期刊登一篇题为《俄国在文化方面的压制》的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任命一位极端保守的共产党机关权势分子叶夫根尼·切哈林为苏联文化部副部长一事，暗示苏联官方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生活的控制。一九七七年年初任该部第一副部长职务的尤里·巴拉巴什也是一位强硬派。

切哈林是一九七六年在《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作者之一。那篇文章批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对待斯大林不公正。在一九六六

年至一九七二年期间，切哈林担任党中央科学和学校部副部长，该部从当时直至现在一直由谢尔盖·特拉佩兹尼科夫任部长，此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种任命表明将对艺术界的自由派进行清洗。

著名的俄罗斯歌剧演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上个月声称，大歌剧团的五名歌手已作好准备组织这次清洗。她坚持认为，这几个人在反对她本人和她丈夫，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运动中起了一种突出的作用。这一运动使她们夫妻俩在三月份被剥夺了苏联国籍。

有人援引当局允许

【路透社联合国七月十二日电】今晚发表的一份公报说，已就西方提出的，在今年年底前让矿藏丰富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取得独立的计划达成协议。

【路透社联合国七月十二日电】今天，据一项正式公报说，联合国安理会西方五个成员国同非洲领导人就解决纳米比亚（西南非洲）问题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南非四月二十五日接受了西方建议。

在美、英、法、加拿大和西德五国代表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和所谓的非洲前线国家代表在罗安达进行了两天会谈之后，发表了这项公报。

公报说，“经过两天的坦率和诚挚的讨论之后，五国建议中的某些点得到了澄清，因此，两个代表团一致同意提到联合国安理会去，从而，为及早求得为国际所接受的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办法开辟了道路。”

【法新社伦敦七月十三日电】英国外交大臣欧文今天说，民族主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西方接触集团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建议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现在有可能拟出一个“在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欧文还说，这件事办成功将为罗得西亚冲突的有关各方提供榜样。

【安莎社巴黎七月十三日电】法国政府今天对两天前在罗安达达成的关于纳米比亚（前西南非洲）问题的协议表示满意。

这位发言人说，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达成的这项协议有可能使联合国安理会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步骤“对于取得南部非洲最棘手的问题之一的可以接受的国际解决将是决定性的。”

【德新社波恩七月十三日电】西德外长根舍今天称赞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接受西方关于纳米比亚的和平计划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根舍还感谢了黑非洲前线国家——赞比亚、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因为它们支持了西方旨在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的计划。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昨天在安哥拉的罗安达举行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个计划。

的画展，说他忽视了“苏联现实”和历史，但是这种指责是克制的。他的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似乎对当局有某种吸引力。两年前，格拉祖诺夫西德一家法院提出控诉，要求把有关他同秘密警察合作的内容从西德出版的约翰·巴伦关于克格勃的一本书中删掉。

先锋派戏剧导演柳比莫夫最近几个月遭到官方越来越多的不满，尽管去年九月为庆祝他六十岁生日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

去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导演了根据已故的作家布尔加科夫创作的描写魔鬼访问俄国的一部被查禁的小说改编的戏剧《大师和玛格丽塔》，受到了《真理报》的猛烈斥责。

西方五国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达成协议

同总将西方五国的提议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被剥夺苏联国籍的画家奥斯卡·拉宾今天说，他认为苏联的这个行动是一种“疯狂的态度”，甚至是一种野蛮的表现。

【法新社巴黎七月六日电】最近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画家奥斯卡·拉宾今天说，他认为苏联的这个行动是一种“疯狂的态度”，甚至是一种野蛮的表现。

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从来不想移居国外，从未请求过政治避难，也从未在他可以返回苏联这个前提条件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离开苏联。他说他已办妥了他的归国证件。

他对记者说，他对他的公民权被剥夺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发疯了。”

他接着说：“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神经正常的人，如果因为一个画家按照他的愿望画出了他所看到的东

西、或者因为他展出了他的作品而剥夺了他的国籍，那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发狂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做。”

拉宾从今年初就一直呆在法国。他说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位“苏联”画家，但他说他现在显然不得不要求法国给予他政治避难者的地位。

苏任命哈童采夫为塔斯社社长

【塔斯社莫斯科七月十三日电】题：弗拉基米尔·哈童采夫——塔斯社社长

弗拉基米尔·哈童采夫被任命为塔斯社社长。

哈童采夫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四六年开

香港《天文台》文章 《越共向台送秋波》

说越阻挠我接侨，却让蒋帮的飞机和船只顺利地载走华侨。
说这是越秉承莫斯科命令行事

【本刊讯】香港《天文台》旬刊七月九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越共向台送秋波》的署名文章，摘要如下：有一件事最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他们（指越南——本刊注）本来应该视中华民国为敌人。凡由台湾去的交通工具，不论飞机或船，都不容许接近他们的势力范围。但出乎一般估计之外，由中共派去越南“接侨”的两条船，历时很久还未完成任务。这两艘船的下落像谜一般令人难以索解。但是，越南共党却准许愿赴台湾的华侨顺利离境。据外电报道说，由台湾去的运输飞机可以载回华侨。还有，两条由台湾出海远航的渔船，到了越南，居然载了百多位华侨离境到达香港，据说这是越南共军特许所致。照这样看，越共宁对中华民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对他们的“老大哥”中共却一点也不放松，大小事件都针锋相对。这就

是一个值得用心考究的“反常事件”了。假如越共不是玩权术玩得到家，不会有这种“反常”表现。使他们的“老大哥”中共不免为之气馁的。

当然，越共绝对不会对中华民国存什么好心，我们也绝不必要说半句“领情”的话。假如我们向阴谋之内再找寻更深一层的阴谋，不妨认为越共正在秉承莫斯科的命令而行事。最擅长运用阴谋的莫斯科巨头们故意叫越共这样做，等于间接向中共甚至世界各国暗示：越共未尝不可以同中华民国

“打交道”，伸出友谊之手，请求拉紧，令到中共增加“腹背变色”的忧虑。只要中华民国略假以词色，也就成了。上述“阴谋的阴谋”会有其另一方面“沉而又沉”的伏机。这便是：莫斯科要透过越南共党的做法，作出一种无声的呼唤：越南所能做的事情他们也能做。的确，“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恶。”越南共党的“反常”表现，“藏奸”是无疑的了。“阴谋”亦即是“阴谋”，而且阴谋决不只一层，可能是两层至三层。

我不知道西方观察家会不会有我这种看法和想法，但我敢说，这决不是由于过份“敏感”的推测而“故神其说”，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类。不过，我在这里说出我的想法和看法，也不以为国府当局会轻易接受这种邪魅的“秋波”，以为“与魔鬼打交道”这种牌也不妨玩一玩。

凡与“魔鬼打交道”必然是坏事不是好事，注定失败。俄国反共作家索尔仁尼琴警告美国政府不要企图与恶魔（指中共）缔结罪恶联盟，并予断其必然失败。只有最低能的和道德最堕落的美国政客才会想到“玩中共牌”这种劣着。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玩罗宋牌”，这是可以断言的。

报港
迅报

《越共受贿放难民逃亡，虏台渔船迫令载运》

【本刊讯】香港《工商日报》七月十日以《越共受贿放难民逃亡，虏台渔船迫令载运》为题报道：

越共炮艇如同海盗在南中国海先后用武力劫持五艘台湾渔船，然后强迫渔船将曾贿赂越共的越南难民，送出公海。继一周前两艘被扣留的台湾渔船——“南春满”及“南春群”抵港后，另一艘被扣留的渔船，“友力二号”，亦载有三百多名越南难民，昨晨到港。抵港之难民来自越南岷港，共三百二十八名。

一名姓骆的华侨难民昨午对记者透露：他们偷渡过程由越共安排，但每人需付出五两黄金的代价，才获准离开越南。首先他们在岷港分别乘坐小艇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然后齐集在一起，分乘两艘较大的船只，经过两日的行程，于本月四日抵达另一小岛，登上台湾渔船“友力二号”前来香港。

贪污风气在越南非常严重，越共为了敛财，常在南中国海面以武力劫持台湾渔船，用来偷运难民离开越南，除了“南春满”、“南春群”，及“友力二号”渔船外，据悉，目前还有两艘台湾渔船，遭越共劫持并扣留在越南，强迫偷运难民之用。

该艘“友力二号”是于一个多月前在东沙群岛作业时，有一艘假装渔船的越共炮艇驶近，突然冒出多名越共，各持机枪武器，跳上“友力二号”，然后威胁船员，下令将船驶往小山港。

本月四日，越共炮艇押着该艘“友力二号”开航前往一个小岛，原来岛上已经有三百多名越南难民等待登上该艘渔船。结果“友力二号”的船员在越共枪口的胁迫下，接载该批难民离开越共的掌握，驶出公海，前来香港。

据昨日抵港的难民表示：船上大部分为越南华侨，他们每人用五两黄金代价，才获准离开越南。每人随身只准带一两件首饰金器，其他的财产都被越共搜刮去了。

然后在天明前起飞。我们只能听见它们的声音，而看不到它们。看来还在继续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空运，安全防卫措施更加严密了。安哥拉的领空已扩大到二百海里，这就使飞机未经允许不能进入，除非它们想冒遭到米格机截击的危险。

二月十三日至十四日

从哈瓦那到萨尔岛，飞行七小时三十分。罗安达仍然戒备森严，现在跑道上也放上了有雷达跟踪的高射炮。当我们着陆的时候，这些炮就自动转动起来，把我们给遮住。俄国熊又回来了，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执行巡逻任务的米格二十一。

昨天，我们满载着古巴“顾问”从哈瓦那飞回萨尔岛，这是一次数量很大的空运任务的一部分。我感到讨厌透了，很想洗手不干。

萨尔有一家舒适的、用预制构件造的饭店，它有一些避暑小屋。把这家饭店的名字译成英文，是“伤心饭店”的意思。这倒也名副其实，因为古巴人乘我们不在把它全占上了。古巴航空公司的伊柳辛62（即VC坦斯基式）总是在夜间飞到萨尔岛。在我隔壁的房间里三名古巴女服务员，象狮子似地尖声叫唤。这里有一名政治保安人员，他严密地控制着古巴人，使他们不能同我们或同南非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会面。他坐在饭厅门口的一张桌子旁边，对屋子里每一个人的举动都看得一清二楚。

二月十六日

从古巴向这里空运是不让葡萄牙航空公司或安哥拉国家航空公司的人员参与的。我感到纳闷的是：让我们执行这些任务是否出于政治考虑。我的一些同事的态度使我感到吃惊。从他们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要么他们是照合同办事，要么就是拼命赚钱。为海外民航公司开飞机竟成了一种卑鄙的勾当了。驾驶员们都觉得，与其干这差事，还不如到妓院去弹钢琴呢。（三）

塔拉基支持越南解决国际问题的立场

反动的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越报报道

越南人民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高度评价越南革命运动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贡献。塔拉基主席完全支持越南对国际问题的正确立场和立场。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我驾驶飞机运送古巴人到非洲去》

《独家新闻：一位在伦敦招募的英国飞行员的秘密日记》

一月十七日

在罗安达，啤酒供应仍然不足，看来完全是由于古巴人在这里的缘故。他们不仅都喝啤酒，而且还保留空瓶，以便去啤酒厂去灌酒。啤酒厂由于缺乏瓶子就无法向公众供应啤酒。古巴人和俄国人以黑市市场汇率用大量美元来换取当地货币，看来是想破坏这里的经济。也许目的是为了摧毁经济制度，然后从头建设。我不晓得俄国人和古巴人是否知道大多数安哥拉人有多么憎恨他们。

罗安达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安哥拉周围的海里肯定有鱼，但我们从未见过一条，它们都运往古巴了。我们在旅馆中吃到的都是从俄国运来的冻鱼。

几天以前，这里逮捕了大批的持不同政见的人运成员，仅在罗安达一地就逮捕了将近三百人……纳米比亚的西南非人民组织在旅馆里举行了会议，这也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一个非洲人找我，问我是否准备为罗得西亚非洲游击队员训练飞行员，来反对索尔兹伯里军队，我断然拒绝了，我说白人是我的朋友，他听了很气忿。

我今天接到警告，右翼叛乱分子知道英美飞行人员在这里，如果他们捉住我们，会把我们作为雇佣军看待。我被劝告，如果再次发生麻烦，就迅速离开安哥拉。

一月十八日

为安哥拉政府工作的俄国驾驶员驾驶一架俄国安—12运输机，把大约三百名犯人运到罗安达。这些犯人都穿着褴褛的平民服装，每十人编成一组，脖子上套着绳子拴在一起，手也被绑着。到机场后，他们被古巴卡车拉走了。

大型运输机在午夜宵禁之后在罗安达降落，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从瓦伦西亚经过卡诺到达罗安达，飞行了八小时又十五分钟。安哥拉政府不顾共产主义的学说，决定在圣诞节给孩子们送礼物。它们买进了五十吨玩具，其中十二吨是我们用飞机从西班牙运来的，运到罗安达正是圣诞节前夕的午夜，就象圣诞老人一样。糟糕的是，在机场，人人都喝醉了，没有人来卸这批玩具。一个喝醉了的带枪的海关人员把我放在地上的小提箱的东西全倒出来，想寻找饮料。他把圣诞节赶跑了。

今天——圣诞节——是要忘却的另一天。晚餐是从瓦伦西亚运来的一听咸牛肉罐头和一瓶廉价的葡萄酒。我感到饿极了，我在旅馆餐厅里看到了两根绿香蕉，把它们拿过来，但是，有人看到我，并向我发出警告。与此同时，古巴人和俄国人正在享受，他们面前铺了块桌布，上面有新鲜水果，葡萄酒和银杯。

一九七八年一月四日至八日

当我们从罗安达起飞去里斯本的时候，飞机后仓门突然开了。我们倒掉了燃料，在八十五分钟后又回到了罗安达。我相信这些燃料会使沿海的古巴拖网船和俄国潜艇湿透。安哥拉国家航空公司技师表示愿给我们派一位机械士来把门关起来，如果我们再进行一次八小时的飞行的话。

运送古巴旅客去萨尔。他们带的手提箱都一样，显然是军人。

我们训练安哥拉国家航空公司的机上人员的工作越来越困难了，幸运的是，葡萄牙航空公司将接管这个工作。

语言障碍是主要的困难。有一天，我在检查时，发现我的一个学生一点也听不懂我的话，我问他什么，他都回答“是的”，我于是对他说，“生乳酪”，他仍然说“是的”。安哥拉人已解雇了曾为他们训练飞行员的美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抱怨这些教官太严格。

【本刊讯】美国《每月评论》四月号一期刊登内奥米·卡茨和南希·米尔顿合写的一篇书评，评史沫特莱写的《中国革命妇女素描》一书，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卡茨在州立旧金山大学教人类学，在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进行研究方面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著书立说。米尔顿和别人合写了《风不会停息》一书，并和别人合编过《人民中国》。卡茨和米尔顿合编了《一本被遗失的日记的片断》一书。这是一本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写的和介绍她们的情况的短篇故事选集。

《中国革命妇女素描》的作者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由简·麦金农和史蒂夫·麦金农汇编。纽约州旧韦斯特伯里争取女权运动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全书共二百零八页。

尽管女权主义对史沫特莱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以及对她的作品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她主要是以革命作家闻名的。例如，《中国革命妇女素描》一书中的故事和短篇作品是由简·麦金农和史蒂夫·麦金农很好地加以挑选和编辑的；但是，正如他们在他们的出色的前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史沫特莱自己不大可能会把她

美《每月评论》刊登卡茨和米尔顿合写的书评

史沫特莱新著《中国革命妇女素描》

关于中国妇女的全部作品都集中在一本书中，因为她把她们的斗争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她满腔热情地谋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她感到她自己就是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成员。对于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和民族压迫，她经常是不加区别的。

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初期到了中国，这多少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件最幸运的事情，而且也许甚至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在那里，在最深刻的社会革命中，所理解的每一件事情都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受沉重压迫的阶级进行鲜明的和纯洁的斗争，受到过她的母亲和姨妈从来没有受过的那种奴役的妇女站了起来，用行动作出革命的回答。在她一生进行的政治斗争和个人斗争中，她经常不是发现她自己置身“局外”，就是有意使她自己置身“局外”。但是在中国，她的局外地位完全是为她特设的。对中国人来说，她的地位是“同情中国人民革命的美国人”，作为这样一个

人物，她的强烈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从来也不欺骗她自己说她完全能够分享中国的经验。史沫特莱在《矿工之家》（摘自《中国在还击》一书）中，既表达了强烈的国际团结的感情，也表达了她强烈地意识到她的特殊地位的感情，从而使她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成了自信和自卑的特殊结合体。“除了语言的因素以外，我几乎觉察不到我是在和中国的矿工以及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交谈。在某些方面，世界各国的矿工看起来都很相象，举止也相似，双手都同样地被煤灰所侵蚀。……尽管中国矿工的问题比美国矿工的问题要更大、更困难一些，但是他们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离开了矿工，我再次感到我不过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粗大的青筋暴起的双

手，看着他们穿得露了底的布鞋或光脚，看着他们的脏褂子。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和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我仍旧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写作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作家。”

但是，她的经历足以使她成为一个最忠实地把中国革命这一伟大的人类戏剧记录下来的西方作家。

《中国革命妇女素描》是一个十分确切的题目，因为，这些确实都是从许多方面（如史沫特莱的日记、新闻报道和她写的书的节录）摘出来的一些人物素描。史沫特莱笔下的妇女，有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出身。由于这些妇女对她们所处的时代提出的革命要求作出的反应，所以她们特别讨人喜欢和使人感兴趣。

史沫特莱不是一个写短篇故事的作家，而是一个记者，所以期望在《素描》一书中着重写妇女内心生活的读者是会感到失望的。这些妇女在一幅大油画上虽然显得有些单调，但却是笔触有力的素描；史沫特莱的兴趣不完全在于这些妇女的思想感情，而是在于什么东西使她们成为这样的人和她们在成为这样的人以后又以她们具有的力量和可能性做了些什么工作。

苏报谈当前美国电影业的“银河热”

美影业人士说：侧重宇宙旅行的科学幻想片成了电影电视中又一股强有力的潮流

【本刊讯】苏联《苏维埃文化报》五月五日刊登一篇发自洛杉矶和华盛顿的署名文章，题为《卢卡斯等人的“星星”》，摘要如下：

好莱坞有一坐电影院，叫做曼先生的“中国剧院”。这也许是整个美国最有名的影院。它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建筑风格独特（这坐影院是仿照中国古代寺庙建造的），而是因为传统。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特别受欢迎的片子的首映式是在这儿举行的。“中国剧院”好象是把这子弹射出去风靡世界影坛。

这坐影院的入口处搜集了最难能可贵的影星签名。不久前，明星的笔迹中又增添新的内容，这是阿图·德图和西·特里皮奥的手笔。这两位不是人，而是机器人，说得确切点，是两只大玩偶，是卢卡斯那部并非科学片，而是颇富想象力的《星际战争》一片中的模拟机器人。

好莱坞“中国剧院”前出现电影机器人的签字之所以顺应时势，还因为这虽然是象征性地，但却是十分确切地反映出美国影业的新时期，或者说是新时髦，某些批评家半讽刺地把这种时髦称为“银河”时代。新大陆的电影史上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我指的是弗莱什·戈登和巴克·罗杰斯摄制的几集受欢迎的幻想片。但是，目前这次“银河热”无论就耗资规模，还是就卖座率而言，都是无可匹敌的。《星际战争》使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摆脱了债务的深渊，而现在红极美国影坛的《第三级接触》（讲其他行星的人拜访地球），也为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创造了同样的奇迹。

有人打趣道，“银河热”使华尔街重新恢复了对好莱坞贷款能力的信任。这是因为，银河幻剧充满了种种难以想象的技术上的噱头，拍这种片子是很费钱的：《星际战争》耗资八百万美元，而《接触》一片则为一千八百万美元。现在华纳公司正在拍《超人》。摄制价格二千万美元。迪斯尼公司《一号宇宙站》即将开拍，讲的是宇宙中著名的“黑洞”。这制片厂中的“黑洞”价值一千万美元。环球公司和派拉蒙公司拟将赫伯特·韦尔斯的著名小说《两个世界的战争》重新搬上银幕。价格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上述例子不是绝无仅有的。银河巨片的耗资说轻一

点也是惊人的，尽管这样，行动谨慎的华尔街却愿意为轻率而爱挥霍的好莱坞出资，而且两者均有利可图。

跟电影一起拼命从“银河动脉”吸取养料的还有电视。说得更确切点，这两个竞争者决定暂时停战，甚至结盟。派拉蒙公司宣布，它将拍摄电视片《星球旅行》中的二十个新情节，这部电视片讲的是幻想的飞船企业号的星际旅行。

美国全国电视广播公司准备在下一时期“复活”根据连环漫画摄制的影片集，其主人公是幻想人物弗莱什·戈登。“复活了的”弗莱什将离开我们这个行星，前往恒星，以拯救宇宙。另一家主要的电视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决定从包库里再拖出一名过去的喜剧人物——巴克·罗杰斯，开始摄制一部有关他的新奇遇的片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同派拉蒙公司一起根据韦尔斯的小说《在彗星的日子》拍一部八集电视片。

除了“复活”老的情节、小说、主人公以外，在《星际战争》和《接触》赫赫成就的影响下，五十年代的片子大批涌上电影和电视银幕：如《神秘的行星》、《火星来客》、《他们》、《不可言状》、《来自宇宙的征服者》和其他种种卖座率高的银河片。接踵而来的是六十年代的片子，这些片子的艺术水平较高。我指的是：《二〇〇一年：遨游太空》、《猴子群的行星》、《法连盖特四五一》等。简言之，目前美国电影和电视银幕上繁星点点，就跟银河中一样。

这种奇怪现象是由于什么原因？这儿提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纯实用性质的原因——商业原因，到抽象的哲学上的原因应有尽有。有些人断言，“银河片”是继《地震》和《人间地狱》之类的灾害片、“魔鬼片”（《降魔》）和以动物为主角的恐怖片（《鲨鳄》等）之后的一个时期的时髦。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好莱坞把某些题材“榨干”后，一旦它们没有销路，不再带来收入，就随手抛弃。美国国际影片公司董事长阿克罗夫说：“侧重宇宙旅行的科学幻想片成了电影电视中的又一股强有力的潮流。电影业都在考虑这一题材。魔鬼已使观众感到厌倦，而有关精神病人的血淋淋的传奇剧已经不值钱，令人生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副经理比格利曼认为，“观众对影片中的超级暴力已不愿问津，要求有新花样”。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为什么热衷于“银河”题材，这次跟三十年

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同类潮流有何区别？这就不是由电影批评家，而是要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来作出解释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目前的“银河周期”就其实质而言，同三十年代的那个周期最相近，那时的宇宙题材影片主要是消遣性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当时的现实就是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美国尤其严重。

至于五十年代的科学幻想周期，专家认为，它有较强的“政治性”。例如，著名的《从电影看美国》一书的作者迈克尔·伍德写道：“许多科学幻想片是讲世界末日的，这并不是秘密。五十年代，这一题材潜在地反映了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恐惧。”最后再谈谈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银河周期”。社会学家认为，其重点是哲学因素，主要是个人的孤独，因而象征性地反映出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孤独。

可见，目前这个“银河周期”，以这儿通用的说法来表达，缺乏五十年代影片的政治色彩和六十年代影片的哲学色彩。它好象是在重复三十年代消遣性周期，不过工艺水平比较高一些。旧影片表现未来的技术相当粗劣。现在技术已经占主要地位。顺便说一句，恰恰是技术上的噱头和别出心裁的道具大大提高了影片的摄制成本，成了吸引观众注意的主要诱饵，成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游戏，而使电影艺术本身受到破坏。

……机器人进入美国影业可以提高好莱坞的票房价值，但却使它的才能贫乏了。就象故意捉弄人一般，生活急于模仿幻想的形象，重复令人生厌的情节，机器人渐渐不听指挥，开始向人们，向自己的创造者，目前，是向导演发号施令。

苏画家格拉祖诺夫举行个人画展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日电】题 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作品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苏画家格拉祖诺夫今天展出了他在访问西伯利亚贝阿铁路建筑工地上完成的作品。在展览会上还展出了这位画家关于越南、智利和老挝的作品。俄罗斯历史题材的油画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麦利尼科夫、佩切列斯基、勃洛克和库普林的作品。插图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的创作探索的领域。观众今天看到的将近五百部苏联的许多城市以及在这二十个其他国家的作品。苏的一些大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作品。

【本刊讯】美国《每月评论》四月号一期刊登内奥米·卡茨和南希·米尔顿合写的一篇书评，评史沫特莱写的《中国革命妇女素描》一书，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卡茨在州立旧金山大学教人类学，在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进行研究方面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方面著书立说。米尔顿和别人合写了《风不会停息》一书，并和别人合编过《人民中国》。卡茨和米尔顿合编了《一本被遗失的日记的片断》一书。这是一本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妇女写的和介绍她们的情况的短篇故事选集。

《中国革命妇女素描》的作者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由简·麦金农和史蒂夫·麦金农汇编。纽约州旧韦斯特伯里争取女权运动出版社一九七六年出版，全书共二百零八页。

尽管女权主义对史沫特莱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个人生活以及对她的作品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她主要是以革命作家闻名的。例如，《中国革命妇女素描》一书中的故事和短篇作品是由简·麦金农和史蒂夫·麦金农很好地加以挑选和编辑的；但是，正如他们在他们的出色的前言中所表明的那样，史沫特莱自己不大可能会把她

美《每月评论》刊登卡茨和米尔顿合写的书评

史沫特莱新著《中国革命妇女素描》

关于中国妇女的全部作品都集中在一本书中，因为她把她们的斗争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她满腔热情地谋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她感到她自己就是被压迫人民的一个成员。对于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和民族压迫，她经常是不加区别的。

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初期到了中国，这多少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件最幸运的事情，而且也许甚至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因为在那里，在最深刻的社会革命中，所理解的每一件事情都一起出现在她面前：受沉重压迫的阶级进行鲜明的和纯洁的斗争，受到过她的母亲和姨妈从来没有受过的那种奴役的妇女站了起来，用行动作出革命的回答。在她一生进行的政治斗争和个人斗争中，她经常不是发现她自己置身“局外”，就是有意使她自己置身“局外”。但是在中国，她的局外地位完全是为她特设的。对中国人来说，她的地位是“同情中国人民革命的美国人”，作为这样一个

人物，她的强烈的信念和杰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从来也不欺骗她自己说她完全能够分享中国的经验。史沫特莱在《矿工之家》（摘自《中国在还击》一书）中，既表达了强烈的国际团结的感情，也表达了她强烈地意识到她的特殊地位的感情，从而使她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成了自信和自卑的特殊结合体。“除了语言的因素以外，我几乎觉察不到我是在和中国的矿工以及他们的妻子、姐妹和女儿交谈。在某些方面，世界各国的矿工看起来都很相象，举止也相似，双手都同样地被煤灰所侵蚀。……尽管中国矿工的问题比美国矿工的问题要更大、更困难一些，但是他们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离开了矿工，我再次感到我不过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粗大的青筋暴起的双

手，看着他们穿得露了底的布鞋或光脚，看着他们的脏褂子。我知道，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他们和过他们那样的生活。我仍旧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写作我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的作家。”

但是，她的经历足以使她成为一个最忠实地把中国革命这一伟大的人类戏剧记录下来的西方作家。

《中国革命妇女素描》是一个十分确切的题目，因为，这些确实都是从许多方面（如史沫特莱的日记、新闻报道和她写的书的节录）摘出来的一些人物素描。史沫特莱笔下的妇女，有着各种不同的阶级出身。由于这些妇女对她们所处的时代提出的革命要求作出的反应，所以她们特别讨人喜欢和使人感兴趣。

史沫特莱不是一个写短篇故事的作家，而是一个记者，所以期望在《素描》一书中着重写妇女内心生活的读者是会感到失望的。这些妇女在一幅大油画上虽然显得有些单调，但却是笔触有力的素描；史沫特莱的兴趣不完全在于这些妇女的思想感情，而是在于什么东西使她们成为这样的人和她们在成为这样的人以后又以她们具有的力量和可能性做了些什么工作。

苏报谈当前美国电影业的“银河热”

美影业人士说：侧重宇宙旅行的科学幻想片成了电影电视中又一股强有力的潮流

【本刊讯】苏联《苏维埃文化报》五月五日刊登一篇发自洛杉矶和华盛顿的署名文章，题为《卢卡斯等人的“星星”》，摘要如下：

好莱坞有一坐电影院，叫做曼先生的“中国剧院”。这也许是整个美国最有名的影院。它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建筑风格独特（这坐影院是仿照中国古代寺庙建造的），而是因为传统。在好莱坞的“黄金时代”，特别受欢迎的片子的首映式是在这儿举行的。“中国剧院”好象是把这子弹射出去风靡世界影坛。

这坐影院的入口处搜集了最难能可贵的影星签名。不久前，明星的笔迹中又增添新的内容，这是阿图·德图和西·特里皮奥的手笔。这两位不是人，而是机器人，说得确切点，是两只大玩偶，是卢卡斯那部并非科学片，而是颇富想象力的《星际战争》一片中的模拟机器人。

好莱坞“中国剧院”前出现电影机器人的签字之所以顺应时势，还因为这虽然是象征性地，但却是十分确切地反映出美国影业的新时期，或者说是新时髦，某些批评家半讽刺地把这种时髦称为“银河”时代。新大陆的电影史上三十年代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我指的是弗莱什·戈登和巴克·罗杰斯摄制的几集受欢迎的幻想片。但是，目前这次“银河热”无论就耗资规模，还是就卖座率而言，都是无可匹敌的。《星际战争》使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摆脱了债务的深渊，而现在红极美国影坛的《第三级接触》（讲其他行星的人拜访地球），也为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创造了同样的奇迹。

有人打趣道，“银河热”使华尔街重新恢复了对好莱坞贷款能力的信任。这是因为，银河幻剧充满了种种难以想象的技术上的噱头，拍这种片子是很费钱的：《星际战争》耗资八百万美元，而《接触》一片则为一千八百万美元。现在华纳公司正在拍《超人》。摄制价格二千万美元。迪斯尼公司《一号宇宙站》即将开拍，讲的是宇宙中著名的“黑洞”。这制片厂中的“黑洞”价值一千万美元。环球公司和派拉蒙公司拟将赫伯特·韦尔斯的著名小说《两个世界的战争》重新搬上银幕。价格为一千五百万美元。上述例子不是绝无仅有的。银河巨片的耗资说轻一

点也是惊人的，尽管这样，行动谨慎的华尔街却愿意为轻率而爱挥霍的好莱坞出资，而且两者均有利可图。

跟电影一起拼命从“银河动脉”吸取养料的还有电视。说得更确切点，这两个竞争者决定暂时停战，甚至结盟。派拉蒙公司宣布，它将拍摄电视片《星球旅行》中的二十个新情节，这部电视片讲的是幻想的飞船企业号的星际旅行。

美国全国电视广播公司准备在下一时期“复活”根据连环漫画摄制的影片集，其主人公是幻想人物弗莱什·戈登。“复活了的”弗莱什将离开我们这个行星，前往恒星，以拯救宇宙。另一家主要的电视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决定从包库里再拖出一名过去的喜剧人物——巴克·罗杰斯，开始摄制一部有关他的新奇遇的片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准备同派拉蒙公司一起根据韦尔斯的小说《在彗星的日子》拍一部八集电视片。

除了“复活”老的情节、小说、主人公以外，在《星际战争》和《接触》赫赫成就的影响下，五十年代的片子大批涌上电影和电视银幕：如《神秘的行星》、《火星来客》、《他们》、《不可言状》、《来自宇宙的征服者》和其他种种卖座率高的银河片。接踵而来的是六十年代的片子，这些片子的艺术水平较高。我指的是：《二〇〇一年：遨游太空》、《猴子群的行星》、《法连盖特四五一》等。简言之，目前美国电影和电视银幕上繁星点点，就跟银河中一样。

这种奇怪现象是由于什么原因？这儿提出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从纯实用性质的原因——商业原因，到抽象的哲学上的原因应有尽有。有些人断言，“银河片”是继《地震》和《人间地狱》之类的灾害片、“魔鬼片”（《降魔》）和以动物为主角的恐怖片（《鲨鳄》等）之后的一个时期的时髦。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好莱坞把某些题材“榨干”后，一旦它们没有销路，不再带来收入，就随手抛弃。美国国际影片公司董事长阿克罗夫说：“侧重宇宙旅行的科学幻想片成了电影电视中的又一股强有力的潮流。电影业都在考虑这一题材。魔鬼已使观众感到厌倦，而有关精神病人的血淋淋的传奇剧已经不值钱，令人生厌。”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副经理比格利曼认为，“观众对影片中的超级暴力已不愿问津，要求有新花样”。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为什么热衷于“银河”题材，这次跟三十年

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同类潮流有何区别？这就不是由电影批评家，而是要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来作出解释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目前的“银河周期”就其实质而言，同三十年代的那个周期最相近，那时的宇宙题材影片主要是消遣性的，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当时的现实就是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美国尤其严重。

至于五十年代的科学幻想周期，专家认为，它有较强的“政治性”。例如，著名的《从电影看美国》一书的作者迈克尔·伍德写道：“许多科学幻想片是讲世界末日的，这并不是秘密。五十年代，这一题材潜在地反映了对原子弹和氢弹的恐惧。”最后再谈谈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银河周期”。社会学家认为，其重点是哲学因素，主要是个人的孤独，因而象征性地反映出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孤独。

可见，目前这个“银河周期”，以这儿通用的说法来表达，缺乏五十年代影片的政治色彩和六十年代影片的哲学色彩。它好象是在重复三十年代消遣性周期，不过工艺水平比较高一些。旧影片表现未来的技术相当粗劣。现在技术已经占主要地位。顺便说一句，恰恰是技术上的噱头和别出心裁的道具大大提高了影片的摄制成本，成了吸引观众注意的主要诱饵，成了一种自成一体的游戏，而使电影艺术本身受到破坏。

……机器人进入美国影业可以提高好莱坞的票房价值，但却使它的才能贫乏了。就象故意捉弄人一般，生活急于模仿幻想的形象，重复令人生厌的情节，机器人渐渐不听指挥，开始向人们，向自己的创造者，目前，是向导演发号施令。

苏画家格拉祖诺夫举行个人画展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二日电】题 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作品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格拉祖诺夫作品展览会上展出了这位画家关于越南、智利和老挝的作品。俄罗斯历史题材的油画以及陀思妥也夫斯基、麦利尼科夫、佩切列斯基、勃洛克和库普林的作品。插图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他的创作探索的领域。观众今天看到的将近五百部作品反映了这位画家二十年的艺术道路。苏联的许多城市以及二十个其他国家都展出过格拉祖诺夫的作品。苏联的一些大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作品。